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聂鑫森 卷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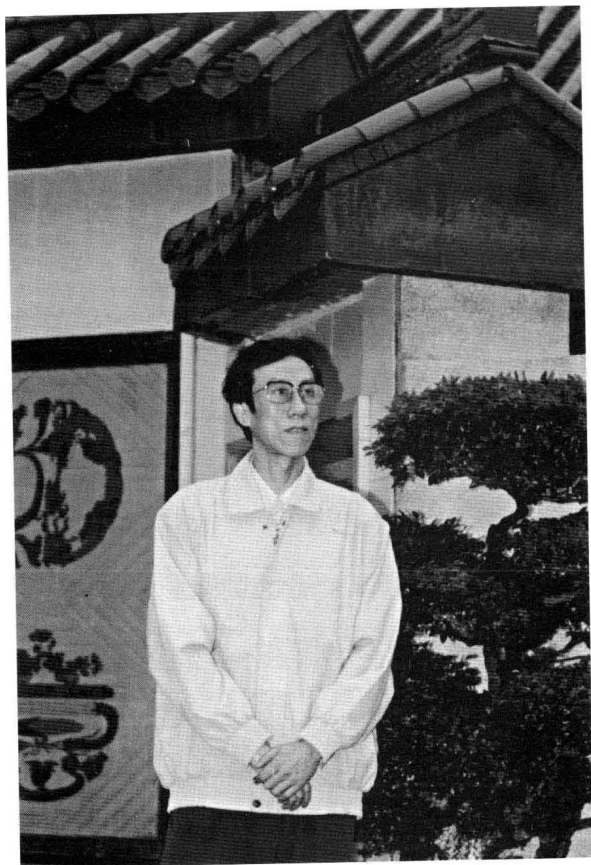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张

字数:200 千

ISBN 7 - 5404 - 2387 - 0/I·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林金新

塑 料 人

薛 锋 森

刚满五十岁的竺根就显出了一副老相，头发间颇出星星点点的银白，额头上的纹路很深邃，不过，他的精神还是很健旺的，脚步迈得又轻又快，脸上的笑容显出一种很青春的气息。特别是在店子还没有开门之前，他一个人在静悄悄的店里摆弄那些塑料人的时候。

这家俏丽服装店，是全市唯一的一家专卖女性服装和某些女性专用品的地方，塑料服装模特和站在柜台里的活人一律都是女的。塑料人和活人组成了一个很阴柔的世界，只有竺根充满阳刚之气。竺根开始摆弄这些塑料人的时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

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桃花井/001

呼儿湾的童话/010

黑窗帘/019

荒园/024

悼/028

脑髓卷/037

石屋/050

梯市/058

梅子黄时雨/062

小三子跑堂/069

天街/077

贤人图/085

血牒/092

- 老坟 / 100
净土 / 110
流星 / 125
琢砚 / 133
死乐 / 144
棋殇 / 156
寻访宋劳模 / 171
九重天 / 181
大樟树下 / 190
塑料人 / 195
年关 / 207
惊雷 / 214
齐战成之死 / 225
口碑 / 236
车在旅途 / 251
清白图 / 260
名丑 / 273

聂鑫森主要著作目录 / 284

总跋(谭 谈) / 285

桃花井

笠子村出好女子。

随便走进这穷山沟的任何一座破旧的土砖屋，只要这屋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那么就可以说是“绝色”！那脸子，那修眉，那亮眼，那肩，那身段，处处都透着灵秀，溢出风流的韵致。尽管穿着极平常的衣服，尽管不涂脂抹粉，一切都自自然然，浑如天成，俊得叫你挑不出半星儿的瑕疵。

因为村尾有一眼好井。世代相袭，称做桃花井。

青石台座，青石栏杆，台座四周爬满苍褐的苔衣，苔衣下依稀见刻着一些已经殒损的文字，至今无人识得。井旁植着几株桃树，一到春天，桃花开得如一片云锦，红灼似火，层层叠叠，鲜亮照人。那花光一齐反映在井水里，井水一时间色如胭脂。井水清冽纯净，带着一股别有的甜味，从春及冬从无枯竭的时候。夏天舀一瓢饮下，全身凉悠悠的，暑热顿收；冰天雪地的三九，井面袅袅地升腾着热气，手浸在井水里，竟觉得温温的。

桃花盛开的时候，年轻的女子都爱到井边去，舀那井水洗

脸浴身,使得脸颊鲜红,肌理也变得细腻滑润,煞是好看。往往趁着身旁无人,往井水里尽情地照着自己的好容貌,或悄笑,或娇嗔,或痴想,传导出许多秘不可宣的心思。

那眼媚媚地往井台那边一斜,看那两间茅草屋,那里住着一个好后生。

后生姓井名石,二十二岁了,至今还是个孤身。父母早已亡故,风风雨雨中,出落成一副很俊美的身坯。因无田土,便以打豆腐、发豆芽为业。每夜,挑水灌豆种,推着石磨打豆腐,小石磨均匀地转着,呼隆呼隆地轻摇着整个山村。到了早晨,他肩挑豆芽、豆腐到外村去卖,他的货好,人又憨实、漂亮,那些姑娘媳妇,往往争着买,许多的同情夹杂着许多的向往,羞怯怯交到他手里。

他还有一副好嗓子,那歌唱起来,如井水一般清亮,在石磨的伴奏下,使村中的许多女子销魂落魄。

十六岁的桃英,忽然间茶饭不思,睡不安席了。

在村里,桃英算是长得最齐崭的一个!杏子眼、杨柳腰,人又能干,一副嗓子竟如金打银铸,每每能自发情思,唱出许多新歌来。可惜家里太穷,老父老母种着人家的几亩薄田,粗茶淡饭常不能相续。

桃英却把一门心思放在井石身上。

桃花又开了,许多姑娘穿梭样到桃花井去舀水,想找一个和井石说话的机会。

桃英却在暮色将临的时候去,静悄悄的,可以避人眼。

桃英挑一担水桶,款款地来到井边,把桶按入水中,提起来,搁在石板上,嘘一口气,对着渐渐平静的井水,理一理云鬓,娇娇娜娜,脸上泛起一片桃云。

她知道井边有个人在看她。

她把桶绳挽到扁担上，起肩，那么沉，又放下去。

她等着他。

井石急急地跑过来，伸手要接扁担。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憨憨地笑。桃英突然眉毛立竖，抛过一句话：“谁要你来挑！”径自把扁担搁在肩上，头也不回地往井台下跨去。

井石尴尬地搓着手，依旧是憨憨地笑。

有时，井石挑着新打出的豆腐，有意地经过桃英的家，高声地吆喝。桃英一溜烟地跑出来，说：“穷喊什么？你打的豆腐一点也不好吃，快走开些！”

年轻的汉子一时发愣，憨憨的笑却如永恒的雕刻，并不褪去。

那笑里有许多话，桃英全记在心上了。

许多的笑，一日日地积攒在桃英的心上，到夜深人静时，再细细地数点，全身涌动着一种难言的燥热，瞪着眼一直望到天亮。

一个夏天的深夜，桃英悄悄地摸到村尾，躲在一丛树后，朝桃花井那边望。

井石刚刚打完豆腐，赤条条地站在井边洗擦，那腰，那胳膊，那腿，全浴在月光下，肌肉鼓鼓的，且又十分匀称，如一尊玉琢的像。

桃英一时惊呆了，长到这么大，她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子。男人的身子想不到这么美，美得不能用什么去比拟。她觉得头有些晕眩，便悄悄地、恋恋不舍地溜回家去。回到家里好一阵，心还跳个不停。

她的心思变得敏捷起来，猛地想出几首新歌，可惜不敢对着井石唱，闷闷地憋在心里，默默地唱给自己听：

望郎望到桃花开，
桃花开时我就来；
轻声喊郎郎不应，
青苔爬上石井台。

桃花井水几多深，
拨开井水把郎寻，
今生不见来生见，
心丢井底起波纹。

玉蝶似的雪花，舞了三天三夜，天地间一片洁白，笠子村萧索、孤寂，笼罩在一团深重的寒意里。

村中忽然接到一个没有具名的帖子，上面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毛笔字，限三日内，将桃英送到村后的猛山老樟树下，否则就要洗劫全村，杀他个老少不留。帖子的尾端，滴着几滴鲜红的血。

不用说，这是山林中的强人下的帖子。

桃英太漂亮了。漂亮的女子总是招祸。

整个村子为一片恐怖所覆盖。每一座土砖屋都在颤抖。那帖子上的血，似乎正在漫开，化作一片冲天的血光。

桃英的父母老泪纵横，把这么个独女，送到强人的窝里，怎么心甘情愿！

血气方刚的后生子主张硬抗，可绝大多数的人，一趟一趟地往桃英家跑，哀切切地哭泣，只是不开口。

“都是命啊，劫数难逃。天哪，天哪！”

桃英哭得死去活来，眼睛肿肿的，望着一村人哀怜的目光，心碎成几块，走吧，走吧，没别的路可以逃生，为了笠子村，

为了父亲，为了井石……

在一天深夜，她果真走了。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了，两行脚印斜切过广袤的雪野，逶迤向高高的猛山。

第二天早晨，听到桃英父母悲怆的哭声，满村人才知道她已经走了。

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

在村后的路口，村里人摆上八仙桌，搁上大香炉，点燃三炷高香，齐刷刷跪成一片。

井石没有来。

他突然疯了。一把火点着了那两间茅草房，将小石磨丢到桃花井里，喊着、唱着、笑着，慌不择路地跑了，从此再没有了消息。

那火腾腾地烧红了半拉天，衬着雪光，显出一种恐怖的景象。

笠子村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

桃花井边的桃花年年开，但桃花井边却再没有人去了。年轻的女子再不去舀水洗脸浴身，从村民的经验里，懂得了漂亮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红颜多劫难，果真一点不假。漂亮的女子如今唯恐自己长得不丑，头也不梳了，脸也不匀了，衣着更不讲究。

桃花井附近凄怆死寂，荒草棵子猛地冒得比人还高，冬枯夏荣，任其岁月更替。人们宁肯到山那边去挑泉水，路远一点，反正力气有的是，怎么用也用不光。

桃英的父母相继死去。桃英的名字渐渐为村里人所淡漠。

忽然有一日，笠子村走来一个妇人。脸色蜡黄蜡黄，双眼深陷，闪着浑浊的光，一蓬乱发如枯萎的野草。

桃英回来了。

小小的笠子村，仿佛遭了一场天火，所有的声音一齐凝止。

不是传说她早就不在人世了么？怎么又活转了回来。多少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如今却回来了，如此苍老，如此窘迫。

在一阵惊悸后，纯朴的村人战战兢兢地围了上来，嘘寒问暖。

“那伙强人被剿没了，我就回来了。”

桃英蠕动着苍白的嘴唇，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如今她什么亲人也没有了。那些好心的老人，争着拉她到自家去住。

她摇了摇头：“我想住到桃花井边去。”

众人如雷击了一般，愣了半晌。

拗不过桃英，村里人一齐动手，在桃花井边搭起两间简陋的茅草棚，又送来粮食、被褥、衣服、锅、碗等物。

问她还缺什么，她说：“我要一架纺车！”

正是春天，井边的桃花开得格外的好，红艳艳的。她抱着桃树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眼泪潺潺地淌在湿润的树皮上。

她想起了井石。

夜里，月色朦朦，桃英把旧纺车安放在井台上，嗡嗡地纺起线来。她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捏放着线。长长的、白白的线在月光下颤动，纺车不紧不慢地转，那嗡嗡的纺车声，响得格外清远，响得格外凄凉。

笠子村黑灯瞎火，家家户户早早地关上了门。

纺车声里，响起桃英随口唱出的歌，曲调极古老、雅致：

望郎望到桃花开，

桃花开时我就来，
轻声喊郎郎不应，
青苔爬上石井台。

桃花井水几多深，
拨开井水把郎寻，
今生不见来生见，
心丢井底起波纹。

歌声飘飘袅袅，一匝一匝绾住了整个村子。听歌的人，惊骇出一身冷汗，缩在被子里不敢作声。连爱吵爱闹的细伢嫩崽，也大气都不肯出一口。

到了早晨，桃英拎一条小板凳，坐到井面的石板上，舀一盆清水，细细地洗擦面庞，梳理头发，痴痴地端详映在水里的容颜。

到了风雨天，横风斜雨打落了满树的桃花，一地红粉。桃英便趴在地上，呜呜地哭，把花瓣儿一捧一捧拾起，用竹篮子装上，到井水里去洗涮，轻轻地，重重地，洗得满井子的水如同血染。

桃英渐渐地变得年轻，脸上泛起好看的红晕，头发也变得青润，有了柔细的光泽。特别是那对眸子，竟如星子一般明亮。

桃花井的水果真有灵性，使一个枯萎的女子恢复了活力与青春。

桃英又和多少年前一样美了。村里的女子自惭形秽，暗地里商议要去舀那桃花井水洗脸浴身。

村里上年岁的人脸上罩下一片阴影。

“又会有灾祸来的……”

“女子漂亮了不是好事。”

有一个汉子到山上去砍柴，仓皇逃了回来，脸色苍白中透青，胸脯一起一伏，半晌才回上气来。

他对围在身边人结结巴巴地说：“那山上树林子里，飞过……一个黑影，好快！是什么……没有看清楚。”

“好快？”

“好快！”

“好……快……”

“……快……”

说的人与听的人，咀嚼着这莫测的字，全被震慑住了，心便往下沉，透出一身的冷汗。

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走！”

人群“呼”地散了开去，乱成一片，各奔自己的家门。

一种莫名的恐惧盈满了整个村子，这情绪如瘟疫一般漫开，仿佛冥冥中，又有什么不测正飞跑而来。

种田的不敢下田，砍柴的不敢上山，大白天满村子关门闭户，一点声响也没有。

那些老辈子终于在暗地里战战兢兢地打起商量来。唯一的办法自然是把桃花井填掉。那井里盛的是祸水，填掉了就能消灾去祸。

又圆又大的月亮，立在远处的山尖，把一片明媚的光洒向笠子村。所有的人都没有睡，从莫名的惶惧中，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亢奋——明天去填井，填了井就万事大吉了。

这一夜好幽静，连那纺车的声音，连那幽幽的歌声，都消逝了。只剩下月光，盈满一个偌大的时空，那么亮，亮得叫人不安。